

怪 賭



【香港】沙利文 著

1258.4
265-C2

賭性

【香港】沙利文 著



索千院 B0010385



BC101/14

辽新登字 3 号

魁 怪

DU GUAI

(香港)沙利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9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9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责任编辑:锦 莉 责任校对:岚 岚

封面设计:方 开

ISBN 7-5313-1231-X/I · 1103

定 价:5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此乃沙利文先生“赌”字系列之第五部。

“东洋赌魔”率四大弟子来到香港，锋芒所指，群雄纷纷落马。早已金盆洗手的林从彬为了民族大义，决定重新出山，以独生女儿为条件设赌招亲，在华人中寻找年青高手。华裔青年石坚来港，在浴场与阿芳小姐共坠爱河，但为与东洋赌魔决斗，不得不去打擂并获胜，成为林兰音小姐名义上的丈夫。殊料，赌场上他惊讶地看到，东洋赌魔竟是阿芳——清水芳子。面对情人兼敌人的芳子，石坚百感交集，毅然决斗，战胜对手。

惊人之事接连发生。石坚突然提出：为遵父命，要与林从彬赌搏，并声明以林太太为赌注，整个香港大哗。林太太赶到赌场，发现石坚是二十年前失散之子，于是一段离奇的往事被披露。石坚听后惨叫一声，气绝身亡。医生说石坚至少已死亡二十四小时之上，这是他的游魂在行动。众人惊奇不已……

沙利文先生总结前四本“赌”字系列的精华，此书描写更离奇，节奏更明快，赌搏中的出千琳琅满目，令人目眩。

目 录

第一章	赌霸输妻	1
第二章	赌坛风云	29
第三章	赌车获美	59
第四章	赌怪惊艳	87
第五章	赌胜遇险	116
第六章	设赌招婿	145
第七章	路边赌仔	174
第八章	赌气斗智	198
第九章	赌场较技	224
第十章	东洋赌魔	254
尾 声	281

第一章 赌霸输妻

双方对视了足有五秒钟。

林从彬两眼炯炯有神，目光坚定，像两把利刃，直逼对方心扉。

郑天海豹眼圆睁，眼珠被愤怒与酒精烧得血红，其气势，仿佛要把对方一口吞掉似的。

三位公证人漠然平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但他们心情并不轻松，因为眼下所要裁决和作证的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。

郑天海身后站着两名杀气腾腾的保镖，就像两头凶恶的猛兽，正磨牙擦趾，只等主人一声令下，立刻猛扑过去，把猎物撕咬成碎片。

林从彬没带保镖，他是独自一人来向中环赌霸郑天海挑战的。

今天，赌霸身上散发出来的霸气，似乎比以前更猛更浓。

穿着三点式的牌小姐，肌肤白嫩，细腻如绸，但在郑天海逼人的霸气辐射下，竟也奇怪地微微泛起一片紫红。

然而，这股霸气对林从彬来说，仿佛不起任何作用，林从彬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在郑天海之下，并且他是单刀赴会，胆

魄上仿佛就更胜了郑天海一筹。

两人对视着，用目光搏斗。

目光也是武器！

牌小姐早已在他们的面前各发放了两张牌。

谁也没动它，甚至连盯也没盯一眼。

室内空气的压力几乎达到了爆炸点，每个人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，如同大山填胸般的窒息。

一个星期前，当失踪三年的林从彬突然出现在郑天海经营的云龙赌馆时，人们就预感到香港赌坛将掀起一场罕见的暴风骤雨。

那天晚上，林从彬闯进云龙赌馆，一阵豪赌，接连掀翻赌馆内五名高手，最终把郑天海给逼了出来。

郑天海不认识林从彬，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他把林从彬当成了一名普通的踩盘子的赌徒，答应了林从彬出言森厉的挑战。

赌局设在东方娱乐总会的一艘豪华游艇上。

上午九点钟，三名公证人提前上了游艇，紧接着，郑天海和林从彬，也先后抵达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林从彬竟然是一个人单刀赴会。

首席公证人周家骏亦忍不住问道：“林先生，随从都不带一个吗？”

林从彬矜持一笑，“周会长，有您们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当公证人，我再带些多余的人干什么？”

林从彬这话既是恭维又是实话。今天请来作公证的周家骏，是东方娱乐总会的会长；潘月华乃九龙娱乐城常务董事，王再玖是香港桥牌协会副主席。三人都是香港娱乐界巨头，黑

白两道左右逢源的猛人，谁敢在他们眼皮底下赖赌，无异虎颌拈须，自找死路。

周家骏对林从彬的回答十分满意，双掌一抱说：“多谢林先生信任，老朽一定秉公明断，敬请放心。”

潘月华、王再玖也过来与林从彬寒暄。

本来，象这种挑战性的对赌，带保镖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林从彬以不带保镖来表示对公证人的信任，无形中把郑天海衬托得小气了。

郑天海气得钢牙紧咬，恨不得立刻一口把林从彬吞到肚里去。

坐下来后，应战方郑天海首先提出条件，赌博以三局定输赢，而三局的赌法全不相同，第一局拈大小，二局摇骰子，三局赌梭哈。

这是一场不合常规的赌博，按惯例，都是一种赌法赌到底的。

但谁也没规定不能用几种方法赌。

明眼人一听就知道，郑天海是想用自己的两招绝活先赢掉林从彬，以稳住阵脚。因为，林从彬那天在云龙赌馆玩的是扑克牌，这说明他只精通梭哈。

如果郑天海赢了前两局，他就一点不怕跟林从彬赌第三局了，他可以盖牌不跟，输牌不输钱，最后靠整场的彩头多少定输赢。

如果前两局郑天海输了，或者一输一赢，那他就靠第三局出千来胜对方。

赌梭哈不靠技巧，靠运气，对双方来说，胜负各占百分之五十。但出千靠技巧，郑天海相信自己的一双手。

林从彬仿佛不知道郑天海的用心，一口答应了他所提出的条件。

游艇开出维多利亚港，缓缓向东行驶，乘船者除了感觉到船在运行外，既看不到舱外那碧蓝如缎的海水，也欣赏不到两岸雄伟绮丽的风光。

厚厚的窗帘，隔断了舱内与外界的一切。

游艇已远远离开了海岸，公证人才用镍币定了先后顺序，宣布第一局开始。

于是，一位“三点式”牌小姐，便袅袅娜娜地从侧门里走出来。

牌小姐大概二十岁左右，面容娇美，身材窈窕，白嫩的肌肤在黑色比基尼泳装衬托下，更加光彩照人。

当然，在场的人是无心欣赏靓女的芳姿艳容的，每个人的心思，都全神贯注在那即将展开的搏杀上。

牌小姐半裸的打扮也不是要勾男人的眼光，而只是向赌客表明，她一身清爽干净，没有任何出千的可能。

小姐迈着一字步走到赌台边，把两副崭新的扑克放在台中央，先启开一副扑克，玉臂轻轻一划，五十四张牌立刻呈扇形摆在绿绒台面上，每张牌的间隔不多不少，如同用尺子量过一般。

两名赌客看清了牌面，都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牌小姐立刻将牌收拢，拿在手中熟练地洗了一阵，复又轻轻搁在赌桌中央。

“郑先生，请。”林从彬将手伸出，做了个邀请的姿式。刚才猜镍币时，郑天海占了先。

郑天海当仁不让地把扑克抓在手中，他要先声夺人，给

林从彬一个下马威，从心理上占住优势。

“巧手拈花”的输赢是以二十一点计。

“二十一点”是比较大众化的赌法，方法简单，节奏快速，人数不限，由庄家发牌，每人两张，比点子大小。

而“巧手拈花”则由赌客自己把牌抛向空中，趁牌没落地时迅速抓出其中的两张。

这是一种极不容易出千的赌法，因为，除了空中拈住的两张牌以外，剩下的都要落在地上，落下的牌有明面有反面，赌客若事先将需要的牌夹藏在袖里，趁抛牌时抖出来，的确十分方便，但万一落在地上的明牌也出现了与你手中一样的花色，出千立即就会暴露。

所以，除非万不得已，赌客不会出千。

它的输赢主要靠眼明手快，基本功深厚。

而郑天海的基本功，已有二十多年的修炼历史。

郑天海拿过扑克，两眼逼视着林从彬：“林先生，下多少赌注呢？”

林从彬微微一笑，一声不吭地把面前一千万港币的筹码全部推往台中央。

一千万！在场的人全都倒抽一口凉气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

郑天海大吃一惊。

按理，第一、二局，双方都稳打稳扎，即使要拼命，孤注一掷，也都在最后一局。怎么会一开局便押上全部赌金？

莫非他要一局定乾坤？

他难道有绝对把握赢我，抑或是个疯子？

林从彬见郑天海犹豫不决，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郑先生，

如果你不能玩大的，我可以收回一部份……”

郑天海顿时火冒三丈，右手一推，也把全部筹码尽数推出。

林从彬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郑先生真不愧为香港赌坛一霸，其胆魄令人佩服。”

“林先生，你我彼此彼此啦。”郑天海回敬了一句，心里嘀咕着：臭衰仔，别得意得太早，大爷马上要你哭！

村罢，微微凝神定气，右手一抛，那副扑克立刻升到空中，在离天花板几寸处停止上升，停顿的那一瞬间乍然散开，象一群训练有素的白翅小鸟，旋着圈儿纷纷着往下坠。

霎时间，只见郑天海陡然起身，两眼放光，轻舒右臂：“唰唰”两声，早将两张纸牌夹在指间。

郑天海举着牌，坐回去，一直等到所有的扑克都落到地面，才把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搁。

众人伸长脖子一看，两张牌一张是“黑桃A”一张是“梅花J”。

“二十一点！”一屋人都异口同声地赞叹起来。

“二十一点”的计分方法是：“A”可以作一点、十点、十一点。”“10”以上的牌作“十点”计。“10”以下的牌以实际点数计分。输赢原则是“二十一点”赢“二十点”、“二十点”赢“十九点”，以此类推。

因此，郑天海手中的牌正好是“二十一点”，没有比它更大的牌了。林从彬已经失去了赢他的可能，最多只能是也抓个“二十一点”双方打平。

周家骏待全场都看清楚了郑天海的两张牌面，便用中气十足的声音沉沉叫道：“扫牌！”

马上，从侧门里出来两名男侍，把地上的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牌小姐打开另一副新扑克，摊开验过后，洗了几手，放在桌子中央。

郑天海一脸得意地将手一挥：“林先生，请。”他知道，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林从彬必输，但自己的“二十一点”，已经给林从彬的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。三位公证人，同样也为林从彬暗暗地捏了一把汗。

然而，林从彬却神情自若地拿过扑克，半点停顿都没有，随手一扬，扑克便火箭一般直射半空，接着如飘飘瑞雪，闪闪烁烁地往地面旋降。

林从彬端坐在椅子上，不摇不动，右臂一举，指张如箕，根本没让人看清楚手法，两张扑克就已挟在指间。

待所有的扑克全部坠地，林从彬才不声不响地把手中的牌慢慢搁在赌桌上。

“二十一点！”众人都失口叫出声来。

林从彬摆在桌上的，正是一张“梅花A”一张“黑桃K”。

“第一局，双方战平。”周家骏朗声宣布。

“林先生，是继续抓牌还是来第二局？”郑天海发话了。林从彬在对手已立于不败之地的情况下，仍然镇静地抓出“二十一点”。郑天海心中不能不对他重视起来。

“继续抓吧，”林从彬淡淡回应，“既然赌，总得见出个输赢是不是？”

“好哇！”郑天海一拍桌子，“林先生果然少年英雄，郑某实在钦佩。那就继续来！”

林从彬手一举：“郑先生，我有一个建议。”

郑天海一愣：“请讲！”

林从彬不快不慢地说：“看形势，象这样一人一次地抓，很可能赌一天也分不出胜负。”

“林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不如我们空手抓梭哈！”

“梭哈？”郑天海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“梭哈”是五张牌。要想在扑克牌散落的短短几秒钟内抓回五张你想要的牌，谈何容易！

郑天海玩过空手抓梭哈，最好的成绩是“三同”，就这样，在整个香港地，还没有人敢与他比。

· 他已看了出来，林从彬“拈花”的技术不在自己之下，假如只抓“二十一点”，他郑天海只要不失手，便可以稳保不败。“梭哈”呢，就没法保证了。

“怎么样，郑先生？”林从彬追问了一句。

“少啰嗦！来吧！”郑天海一口答应。作为香港赌坛一霸，他能在别人的挑战面前自挫锐气吗？况且，对方也不一定百抓百准！

牌小姐又拿出两副新扑克，先打开一副检验，洗好后搁在桌上。

“郑先生，请。”林从彬举手相邀。

按理，现在林从彬有权要求重新定先后，但他没有这样，仍然让郑天海抓先。

这正是郑天海迫不及待的事，如今，他决定不愿失去先机，他怕对方先手抓好，会对自己造成精神压力。

也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次，郑天海抛出牌后，双手

同时进行，在所有的扑克坠落之前抓到了五张牌。

一亮牌，郑天海抑制不住脸上露出的喜色。他抓到了三张“K”，两张“8”。这是所谓的“K福”，是他从来也没得到过的最好成绩。

然而，没等他欣慰多久，林从彬便抓了个“四同A”。

郑天海当场气得差点晕死。

“四同A”胜“K福”。

其实，抓个“四同A”并不比“K福8”困难，抓“K福8”，五张牌须得每张都不能抓错，而“四同A”只需要抓准四张就行，另外一张可以随便抓张凑数都行。

郑天海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

后悔已来不及了，一千万港币已经落在姓林的手中。但郑天海却输得实在不服气，他决心报一箭之仇，在第二局、第三局里赢回来。

郑天海调头对身后的保镖叫道：“上岸去，给我再提一千万来！”

“慢。”林从彬叫住那保镖，然后对郑天海平静地说，“郑先生，派人上岸取款，这要等多少时间？再说，我对钱是不感兴趣的。我看，咱们赌点别的什么，怎么样？”

“依林先生的意思，赌什么呢？”

“我对郑先生的云龙赌馆很感兴趣，我愿意以一只手与你赌。”

“你——”郑天海咽下满肚子火气，“当初郑某第一次看见林先生，便知林先生绝非等闲赌客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原来林先生是冲着云龙赌馆来的。”

林从彬掏出香烟，叼了一支在嘴上，打火点燃，长长地

吸了一口，喷着烟雾道：“怎么样，郑先生，敢不敢？”

“笑话？”郑天海一巴掌打在桌沿上：“天底下，还没有我郑某不敢赌的东西！”

“那好！”林从彬叫了一声，回首对三位公证人一抱拳：“有劳三位前辈，代拟一份协议。”

公证人对这类事见惯不惊，马上叫人备好笔墨，很快写好协议。

周家骏把协议向两人宣读后，双方都没有异议，遂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完了手续。

接着，三位公证人也在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然后叫人立刻复印了三份，给林、郑二位各一份，原件由公证人保存。

◆赌博继续进行。

按事先规定，第二局是赌骰子。

一名新的穿红色三点式泳装的牌小姐捧着骰盒来到桌前，打开盒子，让赌客检验。

虽然，这次赌博是在东方娱乐总会的游艇上，赌具也是由周家骏提供，但两位还是仔细检查了赌具。

结果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

由于郑天海第一局占先吃了亏，这一局他再也不想冒进了。他请林从彬先上。

林从彬似乎也不愿占先，提议仍然猜镍币定出先后。

第一局郑天海猜的是正面，结果他猜中了。这一局，他猜反面。

镍币被周家骏抛向空中，翻了几个滚后咣哪一声落在桌面。

“反面。”周家骏肃然宣布：“郑先生猜中。”

郑天海心头咯噔一沉，操他老母！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呵！牌小姐把两枚骰子放在骰盒里，盖上盒盖。

郑天海伸出双臂，把盒子捧在手中，慢慢地摇了起来。

这种赌博也是以骰点多少定输赢，一枚骰子六个面，每个面都刻有不同的点数，从一到六。两枚骰子可以摇出的最大点是两个六，十二点，最小是两从此“幺点”，二点。

摇骰全凭听觉。由于每个面点子的数字不同，它落在盒底的声音也有差异，这零点零几分贝的差异，一般是绝然辨听不出来的，只有极少数精于此道的听骰高手才能听清。

郑天海不急不躁，一下一下地摇着，骰子在盒中有板有眼地叮咛作响，仿佛在演奏一支美妙的曲子。

一直摇了好几分钟，他才猛地停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把骰盒放在桌子上。

牌小姐轻舒玉腕，翘起尖尖兰花手指，慢慢揭开盒盖。

两枚骰子静静地躺在盒底，天面一枚“六点”，一枚“四点。”

“十点！”牌小姐的报告清脆地缭绕于船厅。

在赌骰子中，一般都只能摇一个“六点”，另一枚则听其自然了。因为，同时要一手摇出两“六点”是不可能的。能摇出一个“六点”，就占了很大的便宜，如果再想贪多，也许你还没有将另一枚摇成“六点”，那枚已经“六点”的骰子又被你摇翻了。

因此，能摇出“十点”，已是行家里的高手。

可此时的郑天海丝毫没有得意之感，虽然，在他这一身中，只见过两次有人摇出了“十一点”，还从来没见过哪个摇

出过“十二点”来，但他心头仍然异常紧张。

林从彬敢拿一只手赌自己的赌馆，就说明那杂种有十分的把握。

一家赌馆固然值钱，但一只赌徒的手更加值钱，一只手可以赢来十家百家赌馆，但一百家赌馆却不一定能换来一只手臂。

况且，林从彬的那双手又是那么灵敏。

果然，林从彬对郑天海的“十点”毫不动容，十分镇静地接过骰盒，不慌不忙地开始摇动。

渐渐地，他越摇越快，骰子在盒子里如同疾风骤雨般地作响，不禁使人联想起了古人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优美诗句。

操他老母！这是什么摇法？郑天海惊奇地望着林从彬。他这么快的速度，如何辨别声响呢？又不赌谁摇的响声大谁赢。

这么想着时，林从彬摇骰的声音嘎然而止，郑天海看见他把骰盒稳稳地放在了桌上。

牌小姐翘起兰花指，轻轻揭开盒盖一看，忍不住惊叫起来：“呀，十二点！”

“十二点？！”观战的人都伸长脖子凑近骰盒。

当牌小姐揭开盒盖的一瞬间，郑天海就已看见了盒底两枚骰子的点数，一时间，他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脑袋中一片空白，只剩两个眼珠死死地盯着那两枚均呈六点的骰子。

直到公证人宣布“林先生十二点胜”时，才把他拉回到残酷的现实。

他输了，连同他多年来惨淡经营的云龙赌馆，统统都输了！